

晓浩 主编

一部纯正的散文。
作者用怀念的笔触，
再次回伸向遥远的记忆中的
西藏。
理性的语言在凝固中
提纯出灿烂的活性。
在视觉和听觉中找到并真实
地体验感觉中的西藏，
认识性格中的西藏，
并不断飘飞灵魂似的西藏。
从光到山到水，
从声到人到神，
叙述是一条
很美的线。

西藏在上

晓浩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



藏羚羊丛书

西藏在上

晓浩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藏在上/晓浩著. —拉萨:西藏人民出版社,
2005.5

(藏羚羊/晓浩主编)

ISBN 7-223-01821-6

I.西... II.晓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3539 号

西藏在上

- 作 者 晓浩
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
责任编辑 王剑箫
封面设计 翟跃飞
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(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)
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7.25
字 数 174 千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01-4,000
书 号 ISBN 7-223-01821-6/I·394
定 价 19.00 元
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藏 目 录

1/ 第一章 感觉西藏

3/ 第一节 视觉中的西藏

蓝天、阳光和月亮 / 跪倒在白色的脚下 /
大师们 / 目击

34/ 第二节 聆听西藏

天籁 / 上面的声音 / 在寂寞中谛听 /
汉藏和声

58/ 第三节 走向自我

触摸 / 光芒为什么消失 / 感觉的味道

77/ 第二章 性格西藏

79/ 第四节 一方水土

康巴人 / 草原人 / 拉萨人





目录

116/ 第五节 阳光照耀下的天性

阿妈的微笑/阿古顿巴的后代们/雪山上的雄鹰

142/ 第六节 爱情与美酒

酒神/爱神

155/ 第三章 灵魂西藏

157/ 第七节 我就是神

石头的歌唱/神山圣湖/古老的崇拜

181/ 第八节 冥想人生

曼荼罗/轮回图/转经路

205/ 第九节 活佛们

从前世走来/今生今世/走向未来



第一章

感觉 西藏



第一节 视觉中的西藏

蓝天、阳光和月亮

讲西藏，必须先从感觉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西藏本身来说，似乎应该从思想与灵魂讲起，西藏大地和藏民族都喜欢冥想。但是对于之外的人来说，最好还是从感觉讲起。如果你在西藏只能待几天或者几个月，你肯定会有感觉，哪怕是缺氧的感觉。你也只能是感觉，你还走不到西藏的深处。几天或者几个月，在西藏的时间概念里，是一瞬中的一瞬，你能带走那么多五光十色的感觉已经是佛祖的恩赐了。其实很多到西藏旅游的人，仅仅是为了获得这种感觉。因为沿着感觉向深处走去，就会达到精神与灵魂的层次，那需要时间与苦难的磨砺。在感觉展开的场面中，第一个出场的是躯体，它和外部环境发生碰撞，就会把感觉传送到大脑中。感觉表达了一个意思：瞬间与直观。按照心理学家的定义：“感觉指的是将感觉到的信息传入脑的手段。”它意味着躯体的完全投入。苦思冥想时，躯体是一个多余的累赘，肯定要被排斥在理论轨道之外。可是，感觉能带动整个躯体：活跃的感觉，神经丛，脊椎骨，肌肉纤维；血液在皮肤下急速流动，心律骤然加快。

感觉将一个深沉的西藏最浅层次的留在走马观花者的脑海里。仅此就够他们炫耀一辈子的。

我首先要谈到视觉，因为这是一个视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。“视觉是诸多感觉之中无可非议的君主。”我们的绝大多数经验来





自于视觉,视觉所覆盖的空间是无可比拟的,这无形中决定了视觉的特殊地位,它甚至会上升到精神的范畴,比如“观点”、“意见”、“看法”、“重视”等,都是精神运动的隐喻。西藏把人的视觉放大了极致,可以说,现代都市人的视觉在萎缩之中,它们受到高楼大厦不断的挤压,已经没有什么空间。偶尔作一次所谓的旅游,看到的也都是拥挤的人流、灰色的天空、污染的江河、虚假的景观、雷同的建筑,人的视觉患上严重的瘫痪症和饥饿症。可是西藏就不同了,视觉在西藏找到了最大的用武之地,阳光透明,原野坦荡,你可以纵横千里望开去,除了高山,没有人为的阻隔。

眼睛不仅能够穿透空间,而且还可以容纳庞大的体积。据说眼眶的容积不到口腔的七分之一,但嘴巴无法装下大于口腔容积的食物,眼睛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吞噬一座大山。

不过,初到西藏的人容易患视觉消化不良症。我看过很多内地人写的西藏文章,整个一个视觉消化不良,囫囵吞枣,咽下去很多,没怎么消化,又写成文章排泄出来,甚至写出一本或几本书,味道自然不会太好。他们谈到最多的是天空与阳光。

在调离西藏前,我也曾久久地对西藏的天空痴迷起来。本来,蓝天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必不可少,每天上午起床,抬头看看窗外,蓝色的天就那么等在那里,我们就开始新的一天。但是,我就要离开这蓝天了。它是什么样子?我看得不能自拔。

那几天,我们西藏日报社和西藏广播电视厅正在拉萨市体育场进行足球赛,我是个球迷,人手不够时还想上去踢两脚。按实力,我们报社队过去逞凶一时,但当时老队员太多,就常败在电视厅队的脚下。当时社里新来了几个大学生,球踢得不错,双方势力相当,踢得十分精彩。我却没注意场上的事情,眼睛就那么望着天空。一连几天,都像走火入魔,魂不守舍。

我的头上再也不会覆盖着这样的天了。单纯的蓝天上写满人生的奥秘。关于拉萨的天空,我看到的太多,透明的蓝,也许会加上



各种形状和色彩的云,比如像动物、植物或者吉祥物,最多偶然有雨雪雷电。听到的也太多,有人说,上天造物时专门给西藏留下这么一方天,它用高度使西藏贴近天空,用大山阻挡住外面世界的侵入,就为我们保留了最原始的天,上天造物时的天。一个作家描述道:“它不是蔚蓝、碧蓝、深蓝,不是任何一种蓝。它仅仅是蓝,是原始的蓝,是蓝的极致,让你仿佛看到了先人造宇时看到的天空。蓝色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忧郁的,拉萨的蓝天却总让人觉得愉快,让人无所思。”也有人说,西藏的蓝天是海洋和湖泊的颜色,亿万年前,西藏本来就是一片汪洋,只是由于后来的地壳运动,蓝色的海面不断抬高,上升,最后升到天上去了。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,作为外来者,我们只能想到这个层次。但西藏人分明从这蓝天上看到了别的。在过去的传说中,西藏人把山比作一根绳子,或是一架梯子,神圣的藏王赞普就是沿着它来到人间,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,又会沿着那些攀天的光绳,彩虹一样消失在万里蓝天。我那时穿一件褪色的蓝灰T恤衫,瘦弱如在山洞中修行的米拉日巴,但思绪却饱满而飞扬。我为什么会在一片蓝天下?为什么要离开?离开它我还能活下去吗?这些问题如云彩飞过,断断续续,但心中更多的是感动,感动此时此刻我就在那片蓝天下。

西藏就是一个仙境,就是人世间的香格里拉。

在现代的影视手段中,制造仙境往往会用白色的烟雾,白色的烟雾飘散,使人们的视线远离世俗。但在西藏根本用不着那些东西。即便是万里晴空,你也可以看到白云。有一个雨后,我走在拉萨郊外的山脚下,几片云雾在我头上好像十几米的地方,不疾不缓地往前飘。速度正好和我步行的频率一致,我走它也走。太阳很晃眼,还把云的投影留在地上,我看着这黑影在地上飘动,仿佛听到云在窃窃私语。好像说的话题和我有关。泪水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流下来。还有一天我踱到团结新村宿舍的阳台上,眺望东南。一座大山犹如宝瓶。晴朗的日子,它刚劲荒蛮,月光下又神秘莫测。那天是个



阴雨天,它呈黛青色,一缕缕青云,像从宝瓶中冒出的水汽,袅袅娜娜。好像有一个巨人,把宝瓶提起,在向外倾倒什么。更有一个初春,满大街的树叶已经绿得透明,看上去像是有人,不,是神一夜之间插在枝丫上的。我骑自行车上街,出了报社大门向北看去,但见黄褐色的山上盖满了白雪,而且仿佛近在咫尺,伸手可触。在那个季节,绿叶与白雪似乎都是不真实的,它们在一夜间突然结伴而来,好像有一种默契,要把我的思绪拉向一个神秘境界,那就是仙界。

太阳的光线是我们视觉存在的前提。

一个晚上,我在济南的家中想起西藏。我常常把济南说成是拉萨。我的梦中永远有西藏的一切。那晚,我想西藏想得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其实,我想的问题很简单:团结新村我住过的房子前那排白杨有几棵。三棵,或者五棵?想到最后,不仅白杨的数量模糊起来,连形状都恍惚不清了。我忽然对西藏有了一种陌生感。我竟然会对西藏有陌生感!加措家门前的那条小河是怎样弯曲的?拉萨河四季是什么颜色?八廓街上温馨的桑烟什么时候燃起……在一刹那,西藏的经历变成一种影子,淡淡的,一阵微风就能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,溃不成军。想到这些,我难受起来,难受得有些揪心。

此刻,一束强烈的光线穿过我暗淡的心思,一下子点燃了那一排树。树如一把把火炬燃烧起来。

阳光能为我作证啊!

刚到拉萨时,我觉得拉萨周围一串大山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,好像有人用无形的巨手掐住了这个城市的脖子,我们都喘不过气来。有一天,我百无聊赖地走在大街上,五颜六色的“张大人花”有些轻佻地在风中舞蹈着。这是在西藏城乡处处可见的鲜花,据说是驻藏大臣张荫堂从内地带来的,一种菊类植物。它让拉萨变得美丽多情。透过花丛的间隙,我被一种情景吸引住了:三个康巴汉子,在一片脏兮兮的围幔下席地而坐,中间放着一桶青稞酒。显然,他们



已经喝了不少，脸都有些涨红了。其中的一个脸上疤痕发紫，他摇晃着缠满红色英雄结的脑袋，嘴里哼着一支牧区的歌子。当时我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内容，但那感觉却永远留在心里。阳光从那汉子的眼睛里流进去，又从他嘴里哗哗流出来。我的心被融化了，抽出一些阳光的长丝来，丝丝缕缕。三个康巴汉子没有注意我的存在。他们端起喝青稞酒的“碗”时，我才发现那是一个毡子做的礼帽，里面盛着满满一大“碗”明晃晃的青稞酒。帽子很脏，油腻得连尘土的颜色都辨不清了，但三个汉子轮流着仰起脖子，一饮而尽。大概酒里也渗透着沁人心脾的阳光，所以他们喝得那样津津有味。我被酒香笼罩了。

再看群山，就像一堆棉花，被阳光揉软了。

到现在我还记得，那三个汉子是在几棵垂柳下唱歌的。阳光雕刻着他们紫铜般的脸，一下一下，那么细致，那么淋漓。

阳光是我们的最大背景。看见西藏阳光的第一眼，我们就如孙悟空进入如来佛的掌心，再也跳不出去了。我们在阳光里写诗，踢球，聊天；我们在阳光下恋爱，结婚，生子；我们在阳光下冲动，忘情，疯狂；我们在阳光下痛苦，嚎叫，流泪……阳光厚待我们。她筑出一条堆满了古朴石头的八廓街，又用绝妙的手捏出那些奇妙的人儿：手摇转经筒、嘴里念念有词的老阿妈，虔诚在她们手中哗然作响，一片飞扬；赤裸着上身的信徒，一步一磕，膝盖处如两朵开败了的花，额头上沾满尘土，他们在一种巨大力量的支撑下，机械地运动着，磕等身长头；道路两边的小摊贩，摆着从远古到现代的一切物什，他们每个人都守着一个神奇的世界，那从天而降的雷铁，线条流动起伏的佛像，古朴稚拙的陶罐，闪烁着神秘的光。阳光嫌这一切还不够热闹，它让放生羊一步一晃地在人流中漫步，让野狗懒洋洋地躺在石头上打哈欠，让五色经幡飘动一种憧憬，一种祈愿。在一个蓬头垢面的牧人身上，旅游者看到一个羊皮缝制的皮袋，它很大，大到几乎可以塞进一只羊去。它的磨损斑驳的光亮，褶



皱,洞,带子,乃至臭味,有一种立即触动人的非凡的感觉,以至于你—看到这个袋子,它立即就成了一种隐喻象征;你立即会想到英雄草原西部山区牛仔等词汇。它作为一种可以触摸的诗,比分行的诗本身更强烈。阳光像一种奇特的颜料,使西藏处处充满油画的厚重感。我敢说,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条街比八廓街更有阳光味道了。

是的,阳光是一种味道。

我曾经躺在甲玛林卡的草地上,闭上眼睛,嘴里嚼着一根嫩草,听拉萨河水蜿蜒西去。哗啦——哗啦,那节奏时紧时缓,这一定是太阳的声音。这一河阳光飘向远方,挽起群山,溅起多少扑朔迷离的故事。

太阳还让我见到过这样一幅巨大的画面,只能意会,难以言传。去那曲采访大雪灾时,车子在左拐右突中爬上一个高坡,向下俯视,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地球忽然低下去一大截儿,低矮的山丘向天的极限处漫无边际地平铺直泻下去,山壑里,一条条冰水似乎在跳动着,挥舞神圣的银光。我一下子想到一个词:无限。两只手揪着扣子,直想把胸腔撕开,只有那样才能让眼前的一切撞入心中。

我清晰地听着那冰水,带着太阳的温暖,一滴一滴,滴入我的灵魂深处。

我想起一次奇特的经历,当然,你也可以说是一次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经历。奇特在我自己的内心。没事的时候,我特别喜欢去哲蚌寺,坐一块钱的“招手停”,到山脚下再慢慢往上走,途中能看到乃穷寺,现在的西藏佛学院,还要经过一片白杨林。J在给我讲她的故事。她曾在这条路上遇到两个尼姑,一个去看哥哥,一个去看老乡。看哥哥的只有20多岁,是她这一生看到的最好看的姑娘,像我们的朋友益西拉姆,瓜子脸,高高的鼻梁,杏眼,但不像拉姆带有一点野性,她是那种净水般的美。她们从山下聊天,到了一座寺院前就分手了。红色的大门吱呀一声关上了,尼姑的影子消失在门



后。J觉得十分神秘，白色的高墙，抬头是一抹蓝天，阳光暖洋洋地。十几年后，J说起来仍眼泪汪汪。我则会陶醉在白杨林中。每次从哲蚌寺回来经过白杨林，我都会有异样的感觉。枝丫静静地伸向天空，把蔚蓝划得支离破碎。尘世遁往树林那边。金顶在身后的半山腰闪烁，路上静极了，不见一个人影。我们处于激动的回味之中，仿佛刚去过天堂，精神的天堂。众神在眼前飘忽，香火味已经渗入神经。穿行在树丛中，我的心一阵阵波动。白杨青中透绿，好像用手一摸，绿汁就会流淌出来。

在一个冬天，我在去哲蚌寺的路上，偶然抬头，只见一条曲线，把褐色的大山和湛蓝的天空割成两半。这条曲线太清楚了，凡人肉眼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神的笔墨吗？曲线之下，有一座我很熟悉但现在叫不上名字的山。因为是初冬，山上除了那些画着鲜艳佛像的巨石，别无他物。山的臂弯里，搂抱着一个寺庙，它就是哲蚌寺。西藏的寺庙多雷同，房舍错落有致，鳞次栉比，金顶在阳光下发出神秘的光，众信徒慢悠悠地拜佛转经点长明灯。鸟儿们展开翅膀扑楞楞尽情上下翻飞。间或，喇嘛们辩经时的击掌声引来一大堆围观者。

曲线把这一切都切割到它的下面。

在这个寺庙里，有一位我尊重的老喇嘛，他学识渊博，德高望重。在我的梦中，他常常是一尊佛像，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。生活中的他，慈眉善目，常咳嗽。我去看他时会带上一点水果，略表寸心。

慢慢走在土路上，会想些心事儿。上苍把人制作成一种直立行走的动物。人，只有走着，才会有风景，才会有故事。然而，我是怎么走到这条土路上的？冬天，拉萨的太阳格外温暖、明亮。曲线之上，天空就是一池碧蓝的湖水，微波不兴，犹如明镜。人如果站立其上，肯定会滑倒。如果我滑倒了怎么办？立在脑子里舞蹈。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里，我脑子里都有一个怪诞的念头：一个倒立在天空中舞蹈着的我。天上有什么啊，那么寂静。天上有我尊崇的老喇嘛向往的



佛的境界，有如云的想象在飘动，有太阳永远热情地凝视我们，有那么多过去和未来的召唤……

走在路上，我想越过那条曲线，走进蓝天，羽化成仙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？于是这条曲线永远缠绕在我身上，并把我一分为二：一半是大地，一半是蓝天。

在藏东，我明白原来太阳和月亮会改变人的精神状态，立竿见影。那次，我沿着川藏公路采访。白天行走在大草原上，那是真正的牧区，走几个小时，见不到一个人。偶尔能见到旱獭、野兔。旱獭直立起来，双掌就会合什在胸前，如拜佛的藏胞，怪不得草原人十分敬重它，任它啃噬草场而不捕杀。天地间能见到的就是太阳光，它把眼前的山涂抹得灰蒙蒙的，而让远处的山群明明暗暗，色调、亮度不断变化。我看到一头牦牛，被高坡突出在蓝天之下，白云像挂在牦牛角上的哈达，正准备给它拍照，忽然有一片云彩飘过来，不算大，方圆不过几十米的样子。云彩飘到我们头顶，竟然有硕大的雨点落下来，好像天上有人不小心把一盆水打翻了，就倒在我们头上。四周太阳依然明亮，这雨丝就如一根根琴弦，透明中铮铮可弹。我们像雨中畅游的鱼儿。我们心中唱起幸福的歌。是谁，把梦一般的雨赐给我们？

在金沙江边的一个叫岗托的小镇，连续三四天，我们被泥石流堵住，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。那里是一个闭塞的地方，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东西。所有时间都交给你自己去打发，我们竟手足无措了。没有报纸，没有电视，手机是废物一个，根本没有信号。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一个肮脏的小床就是贵宾待遇了。有司机用刀子在墙上刻字：“忍，忍，忍”。从成都运来的猪饿得在夜晚嚎叫。有人找喇嘛挡雨，起初他们不肯，说藏历五月正是老天爷下雨的季节，挡雨违背天意，是要受惩罚的。最后，老百姓的房子都被水冲了，喇嘛答应试试，一个喇嘛烧了些什么，又用右手转动经筒，念念有词，之后说几小时不会下雨了。但在几小时后，一片云层在对面山上遮出一片



黑色,紧接着,整个山坡暗下来,雾气弥漫,转眼间雨扑面而来。晚上,我的情绪低落极了,心似乎正坠向无底的深渊,并随时会爆炸,于是我走出门外,其实也无所谓“门”了。我正和藏族师傅平措说话,眼前忽然一亮,以为是院子里有人点上了汽灯,却是月亮出来了。抬眼望,山峰如黑色的剪纸,贴在天边。黑山之上,白天的云彩已经变成黛青色,玉石般放着冷光,也像从飞机上俯视下的重重雪峰;云彩中间,是一片明净如镜的天幕,暗绿色,如一个深不见底的湖泊。而那轮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月亮就漂浮在这湖泊之中。它已经不是圆形的平面,而是一个立体的圆球,晶莹剔透,有一种内在的光芒洒向四周,细看时,月亮里还真有一棵桂花树,枝繁叶茂。大地顿时如白天。

月亮在慢慢往上升。一块黑云挡住了月亮,但奇迹仍然出现了。月亮投下的一束强光照在下面的云团上。瞬间,云团如画家笔端的荒原,线条粗犷苍劲,沟壑纵横,而且有数不清的美丽颜色,混合后泼撒在上面。即使梦中我也没见过这样的颜色。月光下,小镇如神话中的积木。一座座石头碉房闪烁的灯光,萤火虫般跳动。

我像刚刚洗了一个澡,从头到脚清爽无比。烦躁不安没有了,有的只是激动与兴奋。月光浴竟有如此功效,可惜一生只洗过那么一次。

西藏的光,无论是日光还是月光,都那么令人感动。一位诗人说:这是直接来自光中的光,最高的光,它使世界透明,而不是把它遮蔽起来。

跪倒在白色的脚下

说到视觉,我们看到的物体由两大因素构成:线条和色彩。在这里,我要说说西藏的色彩。相比而言,色彩是更原始的审美形式。



这是因为对色彩的感受有动物性的自然反应作为直接基础。而线条要更高级,对它的感受、领会和掌握要困难得多,它需要更多的观念、想象和理解的成分。色彩对心灵的撞击更为强烈和直接。

在西藏,我去采访过一次百年不遇的大雪灾,领略到白色带来的震撼。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带领我们一个采访团,去那曲住了10多天。你简直不能想象,那是一场怎样的灾难!半年多的时间,那曲地区下了130多场大雪,有时一次的降雪量就在1米以上。整整4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全部被大雪覆盖了。因为寒冷和饥饿,100多万头牲畜死亡,饿极了的羊子互相撕咬对方身上的羊毛吃。嘉黎,索县,比如,巴青,我们的白色丰田艰难地奔走着。你想想吧,天地之间只剩下一颜色,且是恐怖的白色,该是一种什么感受!像倒退到了洪荒时代,那雪没边没沿,推土机刚刚开出一条路,不用再下雪,刮一阵微风就把路填平了。积雪最深时达几十米,为了抢救被困的藏族百姓,一个女专员在雪中跌跌撞撞几十天,神经受到严重损伤,她最后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生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,就拔出手枪,朝天鸣放。枪声很小,好像被冰雪融化了。为了生存,人们要在风雪中打开通道。有人的手套和骨肉冻结在一起,只好用刀子割开,鲜血淋漓。

我们去时,雪已经消褪,但山口的积雪仍然比汽车还高。牛羊的尸骨偶然可见。一堆牛角从雪堆中露出来,很杂乱,牛头的皮毛还是崭新的。一只牛的眼睛没闭上,且泪痕斑斑。我们记录下许多关于雪的传说。比如县贡日乡的一位老牧民说,60年前发生了一场大雪灾,草原上只要是没跑掉的人全部冻饿而死。大雪融化的时候,原野上这里一个行走的人,那里一个骑马的人。走上去细看,都是死人。藏历火猴年,大雪灾再次降临那曲,一位叫尼夏的老人说,大雪压坏了帐篷,反着白光的雪地上,活着的人只能露出头顶,牦牛走着走着就看不见了。山上的黄羊、野马没草吃,都跑到帐篷边上,撕扯着帐篷吃。第二年,厚雪融化,白磷磷的骨头漫山遍野,分